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一

宋 李樗黄櫄 撰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音云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音如藘力於反聊可與娛一作虞

李曰春秋左氏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出忽而

立突此一爭也十五年鄭厲公使雍糾殺祭仲祭仲知之殺糾厲公出奔蔡而忽立此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公子亹此三爭也十八年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此四爭也莊公十四年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此五爭也惟鄭國之亂如此故民困於兵革之事室家相弃而思保其室家焉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言出鄭國之東門有女如雲之多也鄭氏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非也雖則如

雲匪我思存言雖有女如是之多然非我思之所存
我思之所存者欲昔日夫婦相得矣縞衣綦巾言昔
日夫婦之服也惟得昔日夫婦之服且可以樂我心
也員助語也縞白也男子之服也綦蒼艾色女子之
服也出其闉闍闉門之外曲城也闍門之上門臺也
自其闉闍而出則有女如荼亦是言其多也吳語曰
白裳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今此詩言荼亦
是言其多也漢禮樂志曰顏如荼應劭曰荼野菅白

華也言此奇麗白如荼也顔師古曰荼茅也言美顔
色貌如茅荼之柔也今俗所謂蒹葭也觀此詩則知
有女如荼亦是言其多也毛氏以謂荼英荼也言皆
喪服也鄭氏謂荼茅秀物之輕者皆非也雖則如荼
匪我思且亦是思存之意縞衣茹藘聊可與娛亦是
上章之意茹藘染巾也言其服茹藘之女人也以見
夫婦相弃欲思昔日夫婦之情又得配合也　黄講
同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李曰此詩言人君之澤不下流及於民其國内之民皆困於征役久在兵間是以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蔓延蔓也零落也漙兮言露

溥溥然而多也瀼瀼盛也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毛鄭之說不同毛氏則以為興其意則以謂草之蔓者由露之滋潤王肅亦曰草之所以能延蔓者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者蒙君澤也王氏之說亦如此此皆徒見序言君之澤不下流以為此說則上文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下文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則其文勢不相貫以詩中之文而觀之恐詩人之意不如此也蘇氏則專以為澤不下流之詩蘇氏之意則據

左傳子太叔賦野有蔓草之詩文子曰吾子之惠也遂以此篇皆是此意非男子不期而會之詩然古人賦詩斷章取義蓋取其臨時意之所寓若以左傳所舉者解詩則不通矣鄭氏則不以為興以謂蔓草而有露仲春月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歐陽氏破之以謂假如是乃平時之常事兵亂之際何待仲春乃知毛鄭之說俱非據此詩乃是男女昏姻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備

此說為長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蓋言男女相遇於野草之間零露正多之時也有美一人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也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言邂逅與之相遇則吾願足矣邂逅不期而會也婉如清揚亦是清揚婉兮之意但顛倒其文耳與子偕臧臧善也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則知男女之情蓋人之所欲也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

皆賤之乃知不期而會雖適我之願詩人所不取也

黄講同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顔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音徂且往觀乎洧之外洵

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李曰漢地理志鄭武幷虢鄶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則知淫亂者鄭國之風俗然也然上之人茍能正其風化則移風易俗咸與維新何患其為淫亂其風化不正是以淫奔之俗日入於非禮乃其宜也溱與洧方渙渙兮者渙毛氏曰春水盛也說文曰渙流散也蓋是春冰解釋而流散也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

兮言方春水涣涣之時而士與女方秉蕑草也鄭氏曰男女相弃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此說是也韓詩注亦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䰟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時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女曰觀乎士曰既觀矣此未從女子之言也且往觀乎洧之外言女又勸士更往觀乎溱洧之外信寛大而且樂也洵信也訏大也惟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蓋結其

情也毛氏曰勺藥香草也孔氏曰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香草勺藥既無香氣未審何如草韓詩曰離草也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於仲舒曰將别贈之以勺藥何也荅曰勺藥一名可離故相别以贈之後世雜記以謂贈之以勺藥乃男宜女貽我握椒乃女宜男此說不必詳究李方叔師友談記深闢其非矣若必深求其理雖使深求而得之亦何益哉瀏深也殷其盈矣言女士之衆也伊其將謔將大也亦相將也

論曰曾子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曾子以暮春而浴沂鄭俗以三月而往溱洧蓋風乎舞雩所以樂聖人之道而溱洧乃淫奔之行地與時同一則樂聖人之道一則為淫奔之行其相遠如此可不戒哉

黄曰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除不祥時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之風俗至此則國非其國矣此季札所

以知其必亡也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國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李曰齊哀公荒淫於女色故怠慢於政事此雖是哀

公之罪亦由無賢妃以相警戒之故詩人陳古之賢妃貞女所以警戒其君者以刺當時之不然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言雞既鳴矣朝廷之臣亦盈滿矣言可以夙興之時也然非是雞鳴乃是蒼蠅之聲也段氏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和恬雞鳴之聲與蒼蠅大小不相類而乃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者志之所在惟恐其失時也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東方既明矣朝廷之

臣又曰盛矣君子可以聽朝矣然非是東方之明乃月出之光則其志之不可忘可知也夫以月出之光而謂東方之明其與東方未明之詩何以異蓋二詩之意各有所主不可失之泥也毛鄭則以雞既鳴矣為夫人作朝既盈矣為人君作東方明矣為夫人朝君朝既昌矣為君能聽朝亦不必如此分別也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者薨薨爾雅曰衆也日將旦百蟲作當此時豈不願與君同夢

然羣臣會於朝亦欲退而歸也是以當夙興無以我之故而憎惡於君子也此皆警戒之意也周宣王夜卧晏起姜后乃脱簪珥待罪於巷內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君子失禮而晏起宣王曰寡人之罪夫人何辜遂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功觀此則夙夜警戒賢妃貞女之所當然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爾夫雞鳴為善舜之所

以為舜者不過是也然女人乃能以此勉其君惟恐失雞鳴之時有至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婦人而能如此豈不可貴蓋心苟在焉則聞蒼蠅之聲以為雞心不在焉雖雷鼔在側而心不聞矣由此觀之則中才之主內無賢妃貞女外無忠臣良士而能恐懼修省者未之有也

黄曰哀公政事不修本於袵席之失助故作是詩以思賢妃此一詩皆是夙夜警戒之意宣王晏起姜后

待罪遂勤政事以致中興觀此則夙夜警戒乃賢妃貞女所當然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李白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哀公好田獵而無厭則上所好者如此國人好之亦皆以田獵為務也其習於田獵者謂之賢其善於馳逐者謂之好蓋所謂賢者非君子之所謂賢所謂好者非君子之所謂好惟其從上之化故其好惡顛倒錯亂如此是風俗所以敗壞也子之還兮還毛氏以為便捷也韓詩作嫙女從旋為好貌其字雖不同只是一說猛山名也說文曰在齊地肩獸三歲曰肩說文曰三歲豚

肩相及其字亦作獻豜于公之豜同儇說文曰利也方言曰慧也鄭氏曰捷也亦如荀子曰鄉曲之儇子茂美也子之昌兮昌盛豐美也如丰之詩曰子之昌兮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皆言其盛也陽山南曰陽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蓋言子之便捷與我相遇於峱山之間既相遇矣於是又並驅而逐兩肩揖我而謂我儇利也蓋言以田獵為美事如此下二章皆此意王氏謂峱之

間禽獸所在猎之道則人所往來禽獸宜少以猎之陽則出於猎間遠矣禽獸宜甚少也其說皆鑿

論曰自古國之所以亡風俗之所以敗者皆由是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乃盤遊無度十旬弗反因以失邦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用不恢於夏家曹伯陽好田獵其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伯陽大悅因廢政事其後曹伯陽亦以失國此三者皆以田獵而失國也

方其好田獵也其意以謂田獵不足以亡國而乃欲田弋以為樂使其知田獵之可亡國則必不為之矣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夫田獵之事自有識者觀之則以為荒自無識者觀之則以為賢夫賢與荒相去甚遠一惑於志是非紛亂如此故王吉曰太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軾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

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觀王吉之言則知田獵非美事也明矣然時君世主甘心於此者豈不謬用其心哉唐高宗常田獵涇陽大獲謂左右曰今日田樂乎蘇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田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觀此諸說則知田獵非所以為賢也亦非所以為好也今之齊哀公好田獵自以為賢自以為好其國人從上所化亦皆以為賢亦皆以為好國之不

亡也宰矣

黄曰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今哀公從禽獸而無厭則孟子之所謂荒者也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國人安得不化之哉田獵不足為賢而謂之賢驅馳非可為好而謂之好此猶鄭之國人以太叔之善射善御而謂之洵美且武也曹伯陽好田獵其野人公孫强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

之說伯陽大悅因廢政事而卒以亡國蓋不軌不物

謂之亂政政既亂矣其能久乎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

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

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李曰蓋是時親迎之禮廢故詩人陳古人親迎之禮

以刺之俟我於著乎而著門屏間也漢地理志舉此

句顔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亦不必如此
說下章言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皆非地名
則上章亦不得謂之地名也當作門屏間說俟我於
著乎而蓋謂男子親迎俟女子於門屏間我蓋指女
子也丰之詩曰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皆是言其親
迎也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蓋言男子親
迎既俟女於門屏間又揖我於庭揖我於堂導之而
出女子見其衣冠之飾充耳以素為懸瑱而飾之以

瓊尚飾也魯女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懸瑱之物以五色為之玄者色之尊也據此詩言素青黄者即此所謂紞也瓊英者瓊華瓊瑩之類也毛氏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三章言人君親迎詩中本無此意故鄭氏王氏皆不從其說鄭氏謂三章具述人臣親迎之禮王氏又謂仁以親之義以帥之信以成之夫道也以充耳之素配義以充耳之青配仁以充耳之黄配信此皆强生分别異於毛氏者無

幾皆所不取也
論曰周易咸卦兌上艮下彖曰止而悅取女吉也恒卦震上巽下彖曰雷風相與蓋長久之象也是以禮有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女也道先乘車婦車從之所以反尊卑之正也凡此皆是聖人禮法之所存不可亂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蓋以天子之尊無二上故其逆后以三公逆之春秋書王使劉夏逆王后于齊非譏其不親迎也譏其不使三公而使士往也自諸

侯以下皆有親迎之禮春秋書公如齊逆女非譏其親迎也譏其取讎女也其餘諸侯使人逆女皆書之蓋不如是無以正夫婦之始也始輕之則其終也必不正矣故詩人刺之曰時不親迎也然當是之時親迎之禮廢詩人猶以為刺是猶知有親迎也降及叔世不知親迎為何如其禮之廢不知幾年矣而恬不之怪則知後世之不如古也宜矣

黄曰昏姻之道闕而親迎之禮不行故詩人陳古義

以刺今也俟我於著乎而漢地理志舉此句顔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然下文曰庭曰堂則著當如先儒曰門屏之間也充耳謂瑱以瓊玉爲之以素青黄三色之絲爲紞以垂之尚飾也親迎之服如此今不復見矣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

發兮

李曰君臣得其道則淫奔之俗止如文王之化故野有死麕之詩猶惡無禮其次如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故蝃蝀之詩國人皆不齒其淫奔之俗今也齊之君臣既失其道此淫奔之風所以靡然而莫之遏止也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毛氏謂日出東方人君明盛鄭氏以謂日在東方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之月毛鄭皆以喻

臣毛氏謂月盛於東方鄭氏謂月在東方亦言不明

如鄭氏之說固非矣毛氏之說雖無害然未盡詩人

之意惟程氏之說最為分明條暢日月明照則物無

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

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昬也東方之

日蓋言日出當明而彼姝美之人在我室所以在我

室者履我即而來也即就也謂行迹履我迹而來奔

也東方之月者言月出亦當明照而彼姝美之人在

我門内所以在我門内者履我發而來也發行履步行步而來奔也此皆言其淫奔之狀歐陽氏既不取毛鄭之說而又以日月喻顔色之美也亦不必如此分别履毛氏以爲有禮也在我室兮者鄭氏以禮而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皆非詩人之意

黄曰文王正信之教興則人知淫奔之可惡衛文公以道化民則人知淫奔之可恥今也齊之君臣既失其道則淫奔之風其能禁乎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觀桑中之詩則知衛之所以亡觀東方之詩則知
齊之所以亡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
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
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李曰興起也朝廷之起居或失之早或失之晚皆無

節度人君之號令不以其時所以至於此者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故也挈壺漏刻也壺盛水器也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東方未明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而著之所以顛倒其衣裳者以其君所來而召之也東方未明未是入朝之時羣臣入朝辨色始入今未當入朝之時則可徐徐

也而乃顛倒遑遽如此失之太早可知晞毛氏曰明之始升也令亦召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者柳柔脆之木也樊藩也樹菜蔬曰圃瞿瞿毛氏曰顧禮義則瞿瞿毛氏為有兩句以禮記考之則毛氏所説蟋蟀之詩近之矣此狂夫瞿瞿毛氏則以為無守貌蓋謂折柳不足以為藩亦猶狂夫為挈壺無守而不任職則是以兩句分而為之兩説王氏則謂折柳樊圃則其於限禁也不足賴矣狂夫瞿瞿則其於守視也不

足任矣王氏之說亦與毛氏之說相似蘇氏曰為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此雖以兩句而合為一說不如程氏之說曰折柳以藩圃狂夫瞿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如此此說盡之矣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夫觀人之政者一見其失則逆料其餘也以東方未明之時觀之其無節如此

其餘可知也夫迷者不辨東西聾者不知聲音君臣上下不知興居之節則其在朝者皆如迷聾而不知如在夢寐之中失之早晚而朝廷不知以見紂之將亡也不能辰夜而失之早晚有以見齊之無政也若宣王庭燎之詩首章則言夜如何其夜未央卒章則言夜如何其夜向晨則入朝之時也其夜未央則太早矣亦與東方未明之詩同類予曰不然也蓋宣王之時勤於政事故夜未央而設庭燎皆其勤之過也

此詩則知失之太早非其勤也乃無意於為政或早起或晏興其錯亂若此是與庭燎異矣

黄曰若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當刺挈壺氏不當刺朝廷若朝廷興居無節則當刺朝廷不當刺挈壺氏今詩人兩責之者蓋詩人微其意以責其臣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也或曰夜未央而設庭燎詩人之箴箴其失也其亦與此詩同意乎曰宣王以勤而過此詩以慢而過其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此非勤之罪

而慢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音横從足容反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李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崔崔高大也綏綏匹行也所謂有狐綏綏者是也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言人君尊嚴當如南山而仰之高大乃如雄狐之匹行也孔氏曰雄當配雌理當然也今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此非也雄狐亦如雄雉于飛言鳥獸之雄也惟雌之匹而無別也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蕩平易也齊子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婦人謂嫁曰歸

懐思也蓋言魯道平易齊女既由此道而歸於魯何乃又思襄公而為淫汚之行乎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歐陽公曰詩人之意必不如此王氏曰言匹之尤不當也今且從王氏之説魯道有蕩齊子庸止者言文姜既用此道以嫁於魯何又從襄公以為淫汚之行乎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畆衡古横字也蓺樹也樹麻者必東西

踐躡其敵亦猶娶妻必告父母以娶於齊也曷為使窮極其姦以至是哉鞠窮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者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娶妻必用媒既而得之矣其禮如是之重曷為使極其姦以至於是哉極至也後兩章蓋譏齊襄公魯桓公齊襄失為兄之道魯桓失為夫之道皆所當譏也　黄講同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音有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婉兮孌兮總角丱古患字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李曰此詩言齊襄公有求諸侯求大功之意不先修德而無禮義是猶不耕而求穫無是理也夫不耕而穫雖心有所求望者切徒勞其志耳故曰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甫田大田也無田甫田者言無得田此大田也田此大田而力不及則其莠驕驕然

無思遠人者言無得思遠人也思遠人而德不及是徒勞耳驕驕徐氏曰桀且茂也桀桀徐曰強立也忉忉怛怛皆是心之勞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上二章既言所以求之者非其道此章又言所以得之之道也婉兮孌兮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亦猶所謂總角之宴也丱童稚也突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是忽然之意也弁周禮掌冠冕者也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也此章言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而弁

者豈其求之哉理之自然也亦猶修其德而諸侯至豈待求之哉不待求而自至也蘇氏曰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謂人重而物輕夫湯之興也諸侯歸者三千武王之興也諸侯歸者八百豈湯武驅而使

歸哉亦曰積行累功其有自矣故不求而自至也如齊之桓公晉之文公其行事雖不及於湯武遠甚然能假仁義而行至於召陵之盟城濮之戰亦能會諸侯以成伯功若夫宋襄公且異於是矣其假仁義則不及於威公而又執滕子嬰齊圍曹伐鄭其虐如此雖不鼓不成列天下其誰與之宋襄公者可謂志大心勞不修德而求諸侯矣況為齊襄公者何人哉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其惡不容於天地之間又且志大

心勞雖欲驅諸侯而從之諸侯誰肯從之哉

黄曰詳味此詩如孟子告齊王之意齊王言將以求吾所大欲而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歟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至於終而又告以發政施仁孰能禦之之說夫齊王之欲求所大欲即齊襄公之無禮

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之意也末一章即孟子發政施仁之說以是求之則詩人之意明矣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李曰刺荒者以襄公好田獵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也爾雅曰噣謂之罦郭璞曰掩兔之罦或呼

為蠋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以其形似畢星也弋繳射也此詩蓋言襄公好田獵而民事廢百姓憂苦之故陳古者田獵百姓樂之以風刺其時也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也戰國策曰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令令毛氏曰纓環聲其字或從金從令說文作鈴從金從令捷也按下文言重環重鋂則此章令令當從毛氏作纓環聲重環子母環也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毛氏以為好貌爾雅曰鬈

好也毛氏以為好則近之矣鄭氏以鬈當作權衡之權葢鄭氏喜於改字不敢信也鋂一環貫二環也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說文曰强力也上章言美且仁美且鬈下章言偲為强力其文不相稱當從毛氏以為多才此詩三章皆言古者之君田獵以時故百姓聞其田犬令令之聲相與稱其人美且好而且仁美好而且鬈美好而且偲也還之詩曰揖我謂我儇兮揖我謂我好兮揖我謂我臧兮是自以為好也有

識者觀之以為荒而乃自以為好何足取哉惟此百姓樂之以其施愛之及民也深矣夫田獵之事而百姓皆樂之是必有所自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

無他與民同樂也夫聞車馬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則是聞令令之聲而稱美之也如騶虞詩曰蒐田以時車攻詩曰因田獵而選車徒以田獵之事而民樂之必稱美以為詩則知當時之民稱美之亦必如此詩之所謂也昔漢武帝好為微行馳射鹿豕狐兎熊羆馳騖禾稼稻粱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夫民之號呼罵詈如此則知其聞車馬之音而舉疾首蹙頞者必矣然則古之人君田獵皆同於民之憂樂後之為君

可不慎哉

黄曰古之人君與民同其憂而後與民同其樂田獵之是好而民事之不修豈與民同憂樂之意故盧令一詩言古之人君田獵而民樂之之意夫田獵之美而民樂之者與民同其樂也七月之詩言獻豜于公而斯民有愛上之心車攻之詩言四牡龐龐而斯民有欣欣然之辭蓋后稷先公在於稼穡宣王在修政事豈若襄公之畢弋而不修民事者哉噫田獵一耳

不與民同樂則蹙頞而相告與民同樂則欣欣有喜色詩人所以風襄公者亦孟子告齊宣之意歟戰國策曰盧駿犬也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音房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昔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李曰蓋言桓公之孱弱不能制其文姜使至淫亂在
魯則其君為齊所殺在齊則襄公播其惡於民而卒
亦不免此其為二國患也笱捕魚器也鰥毛氏以為
大魚鄭氏以為小魚以為大魚者蓋據孔叢子云衛
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則是鰥魚大魚也歐
陽氏曰毛氏以為大魚不無所據鄭氏以為小魚其
得失不較可知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者蓋言敝敗之
笱在於魚梁而魚乃是大魚非敝笱之所能制敝笱

則譬桓公之微弱魴鰥則譬文姜之勢盛敝笱之不制魴鰥亦猶桓公之不能制文姜也魴鱮毛氏以為大魚鄭氏以為弱鱗陸璣注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鴞鴞或謂之胡鱅惟其肥而至大則知為大魚也唯唯出入不制也如雲毛氏曰盛也其說得之矣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蓋言齊子之嫁於魯從之盛者如此恣行而無

忌憚也如雨毛氏以為多也如水毛氏以為衆也如雲如雨如水皆一意也鄭氏以如雲為如雲之行順風耳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如水為水之性可停可行其説不如毛氏簡而當也言魯桓公之從文姜如雲之從風如雨之從天如水之就下王氏則以泛字為從字皆不足取陸農師則曰其從如雲無定從風而已雲合而為雨故以雨繼之雨降而成水故以水繼之皆是屋上架屋也

論曰在易之恒卦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夫君之為國也威令所施當及於一國乃近不行於室家惟婦人是從豈不凶哉春秋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夫春秋未嘗書與書與而不書及者以見文姜之與公伉也使其書及則是桓公及之以行文姜適從之爾知春秋書與之意則知敝笱之刺文姜也

黄講同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上聲）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旁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李曰通道大都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而襄公於此為淫亂之行則其無恥甚矣載驅薄薄疾驅之

聲也簟茀朱鞹毛氏曰簟方文席也茀車之蔽曰茀
諸侯之路車有朱鞹之質而羽飾孔氏曰用竹為席
其文必方茀車之後席名也此詩曰簟茀朱鞹則明
其以簟為蔽亦通為席也蓋言齊襄公疾驅其車於
通道大都有簟以為茀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
言盛其衣服如此而來與文姜會也魯道有蕩齊子
發夕蕩平也言魯國之道平蕩而齊子發夕者從夕
發而至旦也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驪馬黑色或曰鐵

也四驪濟濟然而美也垂轡濔濔然而衆也是皆盛

其車服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氏曰豈弟樂易也

歐陽曰安然樂易而無慚愧之色也汶水湯湯行人

彭彭彭彭多也言行人之多如此以見其無恥也翶

翔猶彷徉翶翔遊敖皆是安行無禮而無恥也滔滔

說文曰水漫而流貌瀌瀌衆貌汶水出萊蕪縣西南

至東平壽張入濟

論曰春秋莊公二年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

書夫人享齊侯于祝丘曰會曰享雖其為姦猶有會享之名至於五年書夫人姜氏如齊師以師旅所在而夫人往淫之是為無恥之甚也詩言行人儦儦疾驅於通道大都則與春秋如齊師同也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通頗為人知不恥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有餘騎炬密如晝夫楊國忠於虢國夫人亦猶齊襄之於文姜也並馳道中即所謂通道大都也夫為惡於隱微之中猶有避諱之心然至於通道大都則

其無恥甚矣為人而至於如此則不可救藥然則為善者當謹於微可也　黄講同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李曰禮記曰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桓公既卒莊公當以禮防閑其母令也不然徒有威儀技藝若詩所謂美目揚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所謂威儀也射則臧兮射則貫兮所謂技藝也徒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是其大節既失則區區於小技何足道哉此詩所以刺之也攷之春秋桓公十八年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雖以譏文姜之淫亦以桓公失為夫之道也莊公二年書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禚四年書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書夫人
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雖以譏文姜之淫亦皆以譏莊
公失爲子之道也人以謂齊侯之子者若所謂徵舒
似女亦似公之說也猗嗟昌兮猗嗟歎辭也若所謂
猗嗟即與猗與漆沮之類皆是歎辭也昌盛也所謂
子之昌兮頎長皃也所謂碩人其頎是也抑若揚兮
毛氏曰抑美色揚廣揚也孔曰揚是顙之别名言其

頎之美也美目揚兮言其好目揚眉也凡此皆是面貌之美也巧趨蹌兮言其巧為步趨而蹌蹌然又曲禮云蹌蹌者巧趨之貌也射則臧兮臧善也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目上為名目下為清言其目上之名目下之清皆美也儀既成兮成備也言其威儀之全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終日射侯不出於正之内正侯中所射處也周官射人氏曰諸侯三正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外體直則能至盡五正之侯中朱

次白次蒼次黄𤣥居外三正者損𤣥黄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也展誠也誠是我之甥也姊妹之子曰甥鄭氏曰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猗嗟孌兮孌壯好貌清揚婉兮言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也舞則選兮選者謂於倫等最上也貫毛氏以為中鄭氏以為習當從毛氏之説大射禮曰不貫不釋言不中鵠則不懌選也四矢反兮反復也每射四矢皆得其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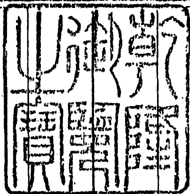
處也以言其善射也所貴乎射者所以禦亂也今也文姜之淫莊公不能制徒知射之能禦亂而不知所以禦亂此詩與大叔于田詩相類猗嗟則惟言其威儀之美技藝之習大叔于田則惟言其射御之精若大叔于田之詩以將叔無狃戒其傷女二句是可以見其不義得衆此詩則言展我甥兮以禦亂兮可以見其失人子之道學詩者於此反覆求詩之意則可以言詩矣夫射者固所當習然而非所貴也大宰問

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夫使聖人而為多能不害其為聖常人有多能而無其本則不過為鄙事爾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本也遊於藝末也君子以道德仁為本以藝則遊之而已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非孔子之意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儀以

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材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黄曰趙氏春秋曰或曰子何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其父誠敬以事其母夫人能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君之威命不行而誠敬不至耳噫凱風之孝子能安其母欲嫁之心而莊

公不能防閑其母如齊之惡詩人之刺也固宜



毛詩集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黃集解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吴銓

毛詩集解卷十二　　　宋　李樗黄櫄　撰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國風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音洽）隘（於解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李曰此詩蓋言魏地窄狹故其耕作無所衣食不足其民巧於趨利其君儉嗇而吝於財褊急而至於蹤不能以德化民所以風俗之敗如此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毛氏曰猶繚繚也王氏曰糾糾者糾之又糾而不棄也程氏言其固也程説與王相似當從毛氏禮夏葛屨冬皮屨履霜冬月之時也冬月當用皮屨今乃以葛屨而履霜蓋以見其非時也葛屨非所以履霜非嗇而何摻摻之女手而縫男子之下服

摻摻猶纖纖也說文作攕言好手貌裳男子之下服也以摻摻之女手而縫男子之下服非所以當然也禮婦人始嫁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今女子始嫁而趨婦功可謂趨利矣要之褸之好人服之蓋言婦人之事也士喪禮曰左執領右執要蓋衣之要也說文曰褸衣領也皆是衣之上也有好人之所事而乃使之縫裳非其宜矣提毛氏云安諦也爾雅曰提提安也言好人之容貌安徐也宛辟貌始至門夫揖而入

讓而辟者必左不敢當尊故宛然左辟也象揥摘髮也佩其象揥所以爲飾也此言其威儀如此使之非禮也所以使之者惟是君之褊心不能以德敎使之耳故時人刺之也蘇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將安用之乎婦人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乎此言爲善

論曰衛人逆新婦婦上車問驂馬何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將下車戒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婦人始至而出言如此況始嫁而使之縫裳非所當然者奢者則不計財之有無而用之僭上有所不當為而為之也儉則計厚薄失之偪下有所當為而不為之也奢儉雖殊而過中則一此所以刺之也

黄曰天下之事惟其中節而已苟不中節則美猶惡也仁非不美而流於姑息則不足以為仁敬非不美

而流於足恭則不足以爲敬智非不美而流於鑿則不足以爲智信非不美而流於固則不足以爲信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非不美也然儉而流於嗇則不中節矣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禹之儉儉而中節者也以葛屨而履霜以女子而縫裳豈不過甚矣哉蘇頴濵曰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之乎婦人之未廟見而使之縫裳及其爲婦也將安使之乎此言得之也

汾扶云反 沮子預反 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玉殊異乎公族

李曰此詩言其君能節儉而且勤勤且儉非可刺也

但刺其勤儉之過不中乎禮故曰刺不得禮也彼汾

沮洳言采其莫汾說文曰汾出乎太原晉陽縣西南

入河沮洳潤濕之地也莫菜也草木疏曰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始生可以為羹言采其莫言我也言於彼潤濕之地采其莫以為菜也程氏曰汾沮洳所謂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其君采之言其儉嗇太過此說是也彼其之子美無度言是子也其美德信無度無度者言不可以尺寸量也但殊異乎公路而已程氏云衆人棄之如此而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亦不必如此說

公路當從注家說下章言公行公族皆是晉官名宣公二年左傳曰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以公族公行觀之則公路亦是官名也王氏以公路爲道以公行爲人君之行程氏亦與王氏相似但其說公族不同耳以此知公路當從注家說言公路公族公行尚不爲此則君之不爲亦

可知矣今乃爲公路公族公行之所不爲者其陋可知一方一曲王氏謂沮洳則以託言其卑一方則以託言其遠一曲則以託言其不正皆鑿說也美如英萬人爲英言其美如萬人之英也藚蕦也水舄也孔氏則别爾雅以爲牛脣草木疏曰今澤瀉也陳翥注本草舄藚蕦生於水中故謂之水舄且澤瀉與此異疑非澤瀉也美如玉言其美德如玉也此詩言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言勤儉之德非不美也但不可過

中也書稱禹之德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禹固嘗勤儉書以為美魏君之勤儉而詩乃以為刺者蓋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所謂儉也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盡力乎溝洫所謂儉而中禮也使魏君如禹之勤儉中禮無汾沮洳之刺矣墨氏之學本於禹者也其曰昔者禹之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

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臿而決瀆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墨者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是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氏之言如此以裘褐為衣是其儉也日夜不休是其勤也然徒能從禹之勤儉而不知儉不中禮此墨氏所以為異端之學知墨氏所以為異端之學則知魏君之可刺也林放問禮之本孔子

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夫奢則不遜儉則固是儉猶愈於奢也則知魏之儉猶勝於曹奢然自古奢侈而亡國者多矣魏君雖儉亦未免於國削以是知奢儉之名雖有差殊槩之以聖人之道皆非也　黄講同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李曰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亦猶葛屨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是也人君儉嗇而不能用其民又不施德使國家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而作是詩也園有桃其實之殽鄭氏謂魏君薄公稅省國

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王氏曰資園桃以爲殽賴
園棘以爲食非特儉嗇而已又不能用其民歐曰桃
非終歲常食之物於理不通以歐氏觀之則知王鄭
之説爲不足取矣蘇氏曰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
所有則不食矣此說終不如毛氏之說爲安毛氏曰
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國有民得其力毛氏之意
蓋謂園有桃可取以食國有民反不能使之以道至
使過爲儉嗇乎下言園有棘其實之食亦是此意心

之憂矣我歌且謡言大夫之憂歌謡以寫其憂曲合樂為歌徒歌為謡聊以行國亦是駕言出遊之意説者謂歌謡以告人豈有君過而以告人乎聊以行國謂覲侵地之多少亦是附會國小而迫而為之説爾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言不知我者則以我為驕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此説是也鄭氏以士為事業之事言我於君事驕逸亦不必如此説我士指憂國者彼人是哉以我士為驕而以彼人君所為為

是也子曰何其子之所謂何哉疑大夫之辭也故傷其世既以彼人君爲是莫知我之憂也我心之憂世之莫知我者蓋亦勿思也蘇氏曰人之不知其非也蓋亦喜其可喜而未思其不可也思之則其不可見矣此說是也鄭氏曰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此說不如蘇氏爲優囬極不中也言反以我爲不中也孟子曰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重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夫賦稅之法雖

堯舜而不能免也惟夷貊之國無城郭宫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無百官有司故其税賦為輕也若然者豈堯舜之愛民不如夷貊乎當深求其所以然也魏國之君不能以先王之道取民乃過自儉嗇其大貊小貊乎儉不能取於民是所謂過乎中者也其儉則必有類於墨氏則其取於民則必有類於大貊小貊此非先王之中道也許行之與民並耕而食原其意非不美也而孟子乃闢之者亦非先王

之中道也周室衰先王之道不明矣故不失之厚則失之薄如園有桃詩則是大貊小貊也如碩鼠之詩則是大桀小桀也其輕重失中如此皆是堯舜之罪人也

黄曰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以自養也烏得賢覩此則知魏君之治近於許行而欲為大貊小貊也樊遲請

學稼學圃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焉魏君者其亦知此理哉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
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

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李曰此詩言魏侵於大國是以日削又爲大國所役故其民之父母兄弟妻子莫不離散故作此詩以序其思念之情陟彼岵兮山無草木曰岵瞻望父兮言登彼岵山以遥望其父所居之處也父曰嗟予子之行役蘇曰孝子登高山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此說是也夙夜無已尚慎旃哉猶來無止者父之告戒其子以謂汝當勤行王事夙夜無

有休息又當戒慎故曰夙夜無已尚慎旃哉猶來無止旃之也上即與尚父之尚字同言尚慎之哉庶幾再來而無止也孔氏曰可往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非也按左傳莊九年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避于下道是以皆止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是古者見獲於敵皆謂之止此言猶來無

止者冀其來歸無爲敵所獲也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山有草木曰屺言陟彼屺山以望其母而念其將行
之戒故曰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尚慎旃哉猶
來無弃者母之戒其子嗟予季子之行役言夙夜無
寐尚戒之哉庶幾其歸而無自弃也陟彼岡兮山脊
曰岡夙夜必偕者毛氏曰偕俱也言夙夜必與事俱
也亦是勤於王事之意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
無獨行也此說非也無死亦是上章無止無弃之意

爾雅曰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毛氏則謂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王氏則從爾雅之說以謂初曰陟彼岵兮以草木蔽障害於瞻望父兄也故中曰陟彼屺兮以屺瞻望有所不見也卒曰陟岡令且從爾雅之說葢所思漸極則所登漸高期於瞻望可及也夫孝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夫遠遊猶且不可又況從於征役之間乎然其事出於不得已者故其思念

之情深切如此唐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得去則知登山之望親者古人之情也況於征役之時而其歸未可知則思望之情猶爲可哀也

黃曰孝子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雖在征役之中而思念父母之情不能自已登高望遠思其教戒之勤而自謹其身其孝何如哉狄仁

傑登太行山而望白雲亦陟岵之意也仁傑惟能孝於事親故能忠於事君學者於詩而三復之則知其所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矣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李曰此詩言小民無所居孔氏曰土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古者一夫皆百畝孟子曰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畆司馬曰百畆爲夫是一夫皆百畆也今也土地日削一夫百畆百步爲畆十畆千步也其陿隘如此詩人所以刺之也十畆之間桑者閑閑毛氏謂男女無别往來之貌泄泄毛氏以謂多人之貌然未見有所據也蘇氏則以謂十畆之間桑者閑閑其可樂也泄泄閒貌王氏則以閑閑爲暇而不遽以泄泄爲舒而不迫則是閑閑泄泄又以爲閒暇之貌然以此詩觀之當從王蘇之説十畆之間兮

桑者閑閑兮言十畝之間民無所桑但閑暇而已行與子還兮孔氏曰行與子俱迴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此說非也據下章言行與子逝兮是與逝而之他也則還亦是逝意還歸也言與子歸他邦也言十畝之間桑者無所桑徒然閒暇故欲適之他邦來寛閒之地以居爾蘇氏曰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尚可以為民者哉遂以此詩為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觀詩

者當觀其大意若泥於文字之間則拘矣如詩中言其多則曰則百斯男豈文王果有百男乎言其少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周果無遺民乎言其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豈有一日而能闢百里乎言其窄則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豈有如是之窄乎一夫十畝亦是此類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蓋謂此也

黄曰說者謂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然此詩之意但言其國之侵削耳非

謂其果止十畝不然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果無遺民矣學者當於言外之意求之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音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

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李曰此詩言坎坎伐檀之聲也河干干涯也風行吹水成文不絶曰漣猗歎辭也此言伐檀以爲車寘於河之涯河非置車之所是言其難也然河水本不清今乃俟其河之清是又其難也但此詩之意言君子進仕爲尤難也歐陽氏曰詩初無俟清之意河水雖清漣然檀不得其用且河水本不清當從毛氏說伐

輻伐輪亦只是伐木爲車而寘於河之側河之漘漘亦是水涯也清且直淪爾雅曰直波為徑小波為淪清且直是直波也清且淪是小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蓋言君子之仕進如是其難而至於小人則其易如此不稼不穡而有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胡瞻爾庭則其所縣者乃貆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廛一夫所居曰廛三百廛是三百夫之廛舍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貆是

貉子也三百億十萬曰億特獸三歲曰特三百囷圓倉曰囷鶉鳥名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彼小人無功而受祿如此言君子之仕未嘗素餐而譏小人之素餐也熟食曰餐公孫丑問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言君子之居是國也其食祿也豈必稼穡而後取禾豈必狩獵而後有縣貆哉葢以其君既有安富

尊榮之效其子弟又有孝悌忠信之風則雖未嘗耕獵而不爲素餐也小人之於國也其食祿也無補於事而乃害國亡家坐享收取禾貆特鶉之富此詩人所以譏之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夫軒君子所乘也而使鶴乘之所以有滅亡之禍曹共公即位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公責之奏狀蔑如也遂有見執之辱見僖二十八年奏狀本作獻狀此二者類也以無功小人而使之乘軒其爲祿則一也由此觀之人君用人其可不慎擇

之哉

黄曰食君之禄不任君之事者謂之素餐非不耕而徒食也此詩所謂不稼不穡不狩不獵者特言其無功而食人之禄耳故此詩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禄小人有其禄而無其功因取物理之倒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寘之河之干而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反有禾貆特鶉之富其文意詳復而易明不必以艱深而求之也舉公孫丑問見李講

碩鼠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李曰此詩言蠶食於民者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

漸漸以食使桑盡也蓋言魏君重斂而漸漸以賦斂苦其民也左傳曰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性貪而畏人故晝伏而夜動魏君之貪如此其行虐政也惟恐斯民之不從故漸漸爲之食令國人刺之詩序旣以蠶食又以鼠畏人形容其政遐想當時之民蓋不勝其困矣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大鼠也即序所謂若大鼠或者以謂爾雅釋獸鼠屬有鼫鼠其文從鼠從石陸氏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

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逐之則入樹空中故孔氏以為碩鼠非爾雅所謂鼫鼠當如陸氏言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者猶言魏君魏君無重斂我財也貫毛曰我事女三歲矣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此說非也豈有魏國之民方事君三歲乎或者又謂三歲貫女以貫當作户貫之貫此說亦非也如此則民之來覲魏國方得三年乎貫作習貫之貫言魏國重斂三歲矣貫習女之虐政未嘗有恩澤莫我肯顧莫我

肯德言未嘗有德於我也莫我肯勞言未嘗勞徠我也逝將去女逝往也言我往舍女而適彼安樂之土爰得我所言舍此重斂之國而適彼有道之邦我既適彼有道之邦則得我所宜矣故曰爰得我所爰得我直是亦適有道之邦而得其正道也誰之永號永注家作詠字只當作永字讀其意蓋言既往適彼樂國之郊誰復往而長號乎蘇氏曰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爲樂郊可長號而求之哉亦不必如此說

論曰古人嘗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民財而不知輕斂之得民財也重斂則民貧民貧則舍而之他則國愈貧矣輕斂則民富民富則遠方之民皆竭蹷而歸之民歸之多則國愈富矣是以爲人君者當以人民爲一家君如父民如子未嘗有子富而父貧者君民之分既如父子則安有飜然而去也今也君既不恤其民而重斂之剥民之肌膚竭民之骨髓民方且指其君以爲碩鼠尚何以使民愛戴其上哉然而指

其君以爲碩鼠似亦太過孔子删詩乃不去而存之者蓋以爲萬世之勸戒也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見襄公十四年而師曠之言乃如此蓋所以勸戒其君也碩鼠

之詩正得此意學者當深思之　黄講同

黄氏總論曰魏詩七篇言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大夫憂其君皆莫知其爲何君也蓋下序必本於上序上序特言其褊而不言其何君之褊特言刺儉而不言其何君之儉特言刺時而不言何君之時則下序亦莫得而知直曰其君而已夫以國人而目其君以碩鼠可乎君雖重斂猶吾君也而國人以碩鼠喻之是無君也孔子删詩而不言何哉意者伐檀

一詩刺在位貪鄙則碩鼠一詩亦未必非刺在位要之在位者如此而民至於無告訴則其君可知孔子存之以爲後世戒昔師曠侍晉侯云云見李講夫衛人出其君雖衛君之罪而國人亦不能無罪師曠之意特因以爲戒耳孔子删詩而以碩鼠附於魏風之末所以爲後世戒哉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國風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

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李曰此詩蓋言僖公過儉而不中禮欲其及時即詩

所謂蟋蟀在堂是也以禮自虞樂即詩所謂好樂無荒是也此晉僖公之詩而序以謂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也鄭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於子燮改爲晉侯按漢地理志云中山國唐縣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河東郡平陽縣應劭曰堯都也太原晉陽縣注云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地去晉四百里顔師古

曰瓚説是也本其風俗所憂之事遠儉而中禮有堯之遺風是以謂之唐國風也後左傳季札觀周樂歌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班孟堅曰河東之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皆謂此也說文曰蟋蟀蛬也今之促織也春初生至夏鳴歲寒則入蟋蟀在堂則歲又將莫矣我不爲樂恐日月過亦

可惜也故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逝往也邁行也役車其休亦是歲莫之時也慆過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鄭謂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爲節也此說非也詩人之意但謂無自太康亦當思其所居之事然而好樂苟能無荒雖曰好樂夫何不可瞿瞿顧禮義也良士瞿瞿言當如良士瞿瞿然顧禮義也職思其外當職思其國外之事也職思其憂當職思其所憂之事也蹶蹶敏休美也

皆言好樂苟能無荒所以為良士之敏也好樂無荒

鄭以此詩多以為農功畢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

事觀此詩本無農功意歐亦非之矣今不復云李斯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

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

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

矣凡此皆是過言堯之儉使果如此則是不得禮矣

豈有遺風猶能用禮而堯乃過儉乎柳子厚作晉問

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
茨土鉶采椽之度故人至於今儉嗇有温恭克遜之
德故人至於今善遜此蓋未嘗深攷此詩而過信李
斯之言也楊龜山曰國君儉不中禮而國之風俗乃
能用禮歟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不亦異乎夫
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
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而卒
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

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刺之可謂憂深思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曲沃强盛國人將叛而歸之則不復有禮矣葢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此說得之矣　黄講同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是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鐘皷弗皷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李曰人君所以正其國者惟修道而已能修道以正其國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哉惟其不能所以有財不能用有鐘皷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有

財不能用即詩所謂衣裳車馬酒食之類是也有鍾皷不能自樂即詩所謂子有鍾皷弗鼓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即詩所謂子有廷内弗洒弗埽是也有財不能用有鍾皷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則政荒可知矣政之荒此民所以散而終以危亡也危亡之兆既見而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自知以見其偷生苟安也自古為國者深謀遠慮雖當治安之時有危亡之戒其有危亡之機未嘗不知也晉昭公之

偷生苟安如此故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此詩所以刺之也四鄰即桓叔謀伐晉是也山有樞隰有榆爾雅曰樞莖也郭璞曰今之刺榆也榆白枌也類有十種葉皆相似毛氏謂國君有貨財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不必如此說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猶人君之有衣裳車馬乎有衣裳弗曳弗婁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亦猶曳也弗曳弗婁猶無衣裳同也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亦猶無車

馬同蘇氏以謂人君有衣服車馬鐘鼓飲食不能用譬猶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折歸於無用而已王氏則謂山隰有樞榆栲杻漆栗以自庇飾為美者而人所資賴今也有衣裳弗能曳婁有車馬弗能馳驅有朝廷弗能洒埽有鐘鼓弗能鼓考有酒食弗能為樂留山隰之不如也蘇氏以為歸於無用王氏以為人所資賴然詩中皆無此意爾雅曰栲名山樗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陸璣

疏曰山栲與下田㮕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此云栲者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栲櫟杻檍也檍材可爲弓弩榦也栲杻漆栗皆是上章意王氏曰樞榆栲杻宫室器械之材而漆則可以飾器械栗則可食也曳婁其衣裳驅馳其車馬洒埽其廷内考擊其鐘鼓則所以修其政故以樞榆栲杻刺之亦不必如此分別此但詩人便於押韻爾何必一一爲之說宛死

貌愉樂也言有衣裳則弗曳弗婁有車馬則弗馳弗驅一旦宛然而死則衣服車馬將爲他人之所樂也考擊也保安也子有酒食何不日鼔瑟者言子有酒食何不日鼔瑟而飲食也且得以喜樂巳身且可以永長此日葢君子無故不徹琴瑟故也且以永日正如詩所謂以永今朝孔氏曰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此言是也入室者言苟不喜樂則他人將入我室以爲樂也抑詩

曰洒埽廷内惟民之章晉昭公有朝廷不能洒埽不足以為民章刺之可也至於有衣裳弗曳弗婁有車馬弗馳弗驅有鐘皷弗鼓弗考未為太過而詩人乃刺之者蘇氏曰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

全我也夫然後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
已勞苦而不怍人君治其民必先樂民之樂而後自
樂其樂今晉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不能自樂其樂
也夫自樂其樂尚且不能又何望其樂民之樂哉此
詩所以刺之也然學詩當求其大意不可泥於章句
文字之末如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信斯言也則惑於
嬖妾以廢朝政不爲過矣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宛其
死矣他人是愉信斯言也則肆其耽樂爲長夜之飲

不爲子孫計者不爲過矣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黄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人君茍能修道以正其國則雖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欣欣乎有喜有材而能用有鐘鼓而能自樂有朝廷而能洒埽曰能云者有道以用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

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李曰左傳桓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偶曰妃怨偶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

乎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正所謂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之事也仇文侯也昭公文侯之子也沃者成師桓叔也晉雖封之乃所以爲禍也鄭曰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彊盛除民所惡

民得以有禮義也是以水喻桓叔以石喻民其取譬爲不倫歐陽已非之矣當從王蘇之說以水喻昭公以石喻桓叔言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使之得時以成其彊盛亦猶水之揚不能流白石祇以益其鑿鑿耳鑿鑿鮮明貌與傳所謂粢食不鑿是也皓皓潔白也粼粼說文曰水生厓石間曰粼粼亦是上文意素衣朱襮爾雅曰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

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此所謂素衣朱襮素衣朱繡即郊特牲所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民以桓叔不得自立故具此服從桓叔於曲沃欲其并晉國以為諸侯也子指桓叔也王氏則以朱襮朱繡為大夫之僭禮而謂亂生於衣服之間其説為桓叔僭為此服既是以桓叔為僭則下文從子于沃不相貫沃即曲沃桓叔所封之地也漢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漢武

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喜越破改曰聞喜九域志今隆州有曲沃城鵲曲沃别邑也君子指桓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以見其得衆心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亦是言得衆心也張横渠曰民愛桓叔聞有叛逆之命不敢以告人以見民心之愛桓叔其深如此夫君子之名豈易得哉桓叔之於晉蓋將肆其簒逆之志是䏶羿寒浞之流也晉人善之以為君子雖有叛逆之命猶不敢以告人桓叔

何施而得此名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揚美事以邀衆譽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亦猶晉民以桓叔爲君子也其後廢太子荼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公子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夫田氏桓叔所以至此者惟其齊晉之君教化不行禮義不明無得民心之道民既無所

歸而有田氏桓叔安得而不歸之哉使齊晉之君能以義正衆使衆知義雖有不軌之臣亦莫之從也尚肯以君子之名而歸之哉叔于田鄭以叔段爲仁人詩不刺叔段而詩序刺鄭伯晉人以桓叔爲君子詩不刺桓叔而詩序刺昭公豈叔段果爲仁而桓叔果爲君子而無可刺之迹哉蓋桓叔叔段之罪易見鄭伯昭公之惡難知故詩推本其禍之所由起而譏之也昭公鄭伯且刺之矣況於桓叔叔段乎　黄講同

毛詩集解卷十二